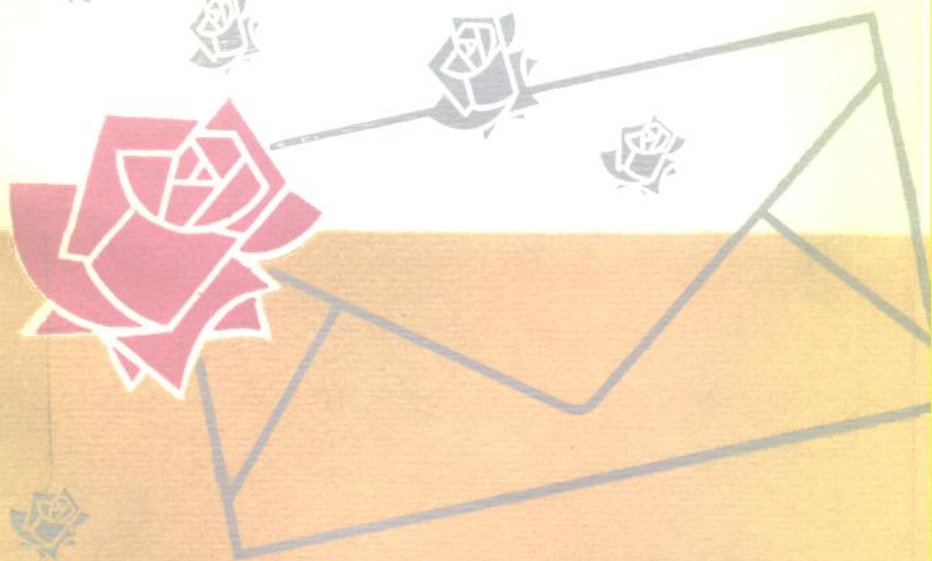


珍贵的情书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



书目文献出版社

珍贵的情书

•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 •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DK57/17

珍贵的情书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
徐志摩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排版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74千字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3-0941-8

K·122 定价：2.90元

写在珍贵情书之前

—

1896年阴历12月13日，徐志摩诞生于富饶美丽的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依据族谱取名章垟，字樵森，小字又申，后更字志摩。其先代多为经商。父亲徐义斌，亦因兴办实业而闻名浙江。徐志摩说：“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徐志摩《猛虎集序》）。1918年父亲送他至美国克拉克、纽约哥伦比亚等大学学习社会学和银行学，为使其将来能够进入金融界。那时，他自己的最高志愿是做中国的Hamilton，即哈密尔敦（1757—1804），美国的政治家。1921年又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学习。国外的资产阶级教育，直接影响着徐志摩世界观和政治理想的形成。他说：“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巴黎的鳞爪·吸烟与文化》）。在英国和其他西方文学的熏陶下，徐志摩开始写诗，“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徐志摩《猛虎集序》）。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徐志摩回国后，在《民国日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文，并发起成立“新月社”。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学任教的同时，还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刊物。在1921至1931这短短的十年间，他出版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集》；文集有《落叶集》、《自剖集》、《巴黎的鳞爪》、《秋》；小说有《轮盘小说集》；尚有剧本、信札、日记及翻译作品等。

是现代文学史中新月派的代表作家，完全违背了父亲让他经商或当银行家的意愿及自己当初的理想。

徐志摩曾致信于家中说：“因为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已经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我并不是没有力量做这件事的，并且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如能抱定坚贞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惑，未始不是做父母的可以觉得安慰的地方”（陈从周《徐志摩年谱》）。正当他全力投入文学创作，并“准备全家再搬回北平从新造一座乐园时，他就不幸出了意外的遭劫，乘着清风飞到云雾里去了”（陆小曼《爱眉小札序》）。那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坐装载邮件的飞机去往北京，抵达山东济南党家庄附近时，因飞机遇雾触山而遇难。年仅36岁。

二

徐志摩乘机遇难、丧身空中的消息使当时学界震惊，其生前历经磨难的恋爱过程与婚姻生活亦是文人中罕见的。

1915年10月29日，由家庭包办，20岁的徐志摩与16岁的张幼仪（嘉盼）女士结婚。张幼仪为当时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徐张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然而，没有自由与爱情的夫妻生活，终使徐志摩于1922年3月在德国柏林向正在此处求学的张幼仪提出离婚要求。他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通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不久，二人遂请证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回国后，徐志摩的离婚举动遭到社会舆论与家人亲友的严厉谴责。即使他平素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亦激烈地反对。面对这

些，徐志摩极力抗争，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他深信理想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是能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1924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结识了长于文艺、爱好书画的陆小曼（名眉），并热烈真挚地追求着她。而此时的陆小曼早已奉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曾留学美国、任过警察局长的王赓结了婚，但夫妻生活并不美满。陆小曼说：“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又说：“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陆小曼《爱眉小札序》）。彼此的真相知、真了解使俩人对尴尬处境全然不顾。1925年陆小曼与丈夫王赓离异后便从上海到北京寻找徐志摩，并于1926年乞巧日（即阴历7月7日）订婚，孔诞日（即阴历8月27日）在北京北海内的住宅结了婚。介绍人是胡适之，证婚人是梁启超。婚后即离京迁居上海。对这段生活状况，陆小曼曾有较详细的记述：“我在上海住了不久，我的计划居然在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完全实现了，我离了婚就到北京来寻摩，但是一时竟找不到他。”“一年后在北京结婚，一同回到家乡，度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陆小曼《爱眉小札序》）。

三

徐志摩结婚前后，或出国，或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大学任教，故与陆小曼分居异处是经常的，书信往来更是频繁的。

1926年2月25日，徐志摩从国外致信陆小曼说：“我的信想都寄到，‘蓝信’（西方男女相爱，多以淡蓝色的信笺通信，故

称)英文的十封,中文的一封,此外非蓝信不编号的不知有多少封。除了有一天没有写,总算天天给我眉作报告的。”

1931年3月19日,又致信陆小曼说:“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

由此可知,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丢失情况异常严重,绝非这现今独存仅有的六十余通。

在情书中徐志摩常常亲昵地称呼小龙、龙龙等,因为他觉得陆小曼玲珑、活泼,可爱得象条小龙。情书内容多是倾吐情爱、谈论家事、相互慰勉和鼓励等等。它真实地再现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为争取自由的真正恋爱与幸福的夫妻生活,在和社会舆论、封建家庭抗争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字里行间亦流露着徐志摩对陆小曼一片生死不渝的真情。他曾致信陆小曼说:

“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1925年3月3日)

“我已经决定了,跳入油锅,上火焰山,我也得把我爱你洁净的灵魂与洁净的身子拉出来。”(1925年)

“贤妻如吻:多谢你的工楷信,看过颇感爽气。小曼奋起,谁不低头。……先从绘画中发见自己本真,不朽事业,端在人为。你真能提起勇气,不懈怠,不间断的做去,不患不成名。”

(1931年4月1日)

“至爱妻眉:……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又因为归思已动,更觉百无聊赖,独自惆怅。遥想闺中,当亦同此情景。”(1931年10月29日)

除缠绵的真情,其他方面亦有诉说。1928年12月23日,徐志摩致信陆小曼说:“同车有熟知民间苦况者,为言民生之难堪,

如此天时，左近乡村中之死于冻饿者，正不知有多少。即在车上望去，见土屋墙壁破碎，有仅盖席子作顶，聊蔽风雨者。人民都面有菜色，镶手寒战，看了真是难受。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分甘苦。”

不难看出，这些真情吐露、心血凝聚的珍贵情笺，对研究和了解徐志摩的身世家庭、生活经历、思想情感、为人处世等方面亦是不可缺少的可贵文献。

刘卓英

1992.2.1

目 录

写在珍贵情书之前	(I)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	(1)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	(1)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2)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5)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7)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9)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10)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11)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14)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	(15)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17)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19)
一九二五年	(21)
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	(23)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24)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25)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26)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28)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29)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	(30)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31)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	(32)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33)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34)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5)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36)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37)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38)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39)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40)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1)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42)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	(43)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46)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48)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49)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53)
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	(55)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56)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58)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60)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61)
一九三一年二月□日	(62)
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日	(64)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65)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	(66)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	(67)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70)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	(71)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	(7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7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	(74)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75)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76)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76)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	(77)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	(80)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80)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83)
一九三一年七月八日	(84)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	(85)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87)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88)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88)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89)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89)

徐志摩致陆小曼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

小龙：

你知道我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愿的。假定老翁的信早六个星期来时，我一定绝无顾恋的想法走了完事。但我的胸坎间不幸也有一个心，这个脆弱的心又不幸容易受伤，这回的伤，不瞒你说，又是受定的了，所以我走也不免咬一咬牙齿忍着些心痛的。这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话：你一方面我委实有些不放心；不是别的，单怕你有限的勇气敌不过环境的压迫力；结果你竟许多少不免明知故犯，该走一百里路也只能走满三四十里；这是可虑的。龙呀！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的相信你确有能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的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的势利的〔一般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等到那一天实现时，那不仅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荣耀哩！聪明的小曼，千万争这口气才是！我长在身旁，固然多少于你有些帮助；但暂时分别也有绝大的好处，我人去了，我的思想还是在着，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我这回去是补足我自己的教育，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养；我可以答应你，我决不枉费我的光阴与金钱。同时我当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奋，认清应走的方向，做一番认真的工夫试试。我们总要隔了半年再见时，彼此无愧才好！你的情形固然不同，但你如其真有深澈的觉悟时，你的生活习惯自然会得改变，我信F，也能多少帮助你。我并不愿意做你的专制皇帝，落后叫你害怕讨厌，但我真想相当的督饬着你，如其你过分顽皮时，我是要打的呀！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如

能，倒是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我想要你写信给我，不是平常的写法，我要你当作日记写。不仅记你的起居等等并且记你的思想情感——能寄给我当然最好，就是不寄也好，留着等我回来时一总看，先生再批分数。你如其能做到我这点意思，那我就高兴而且放心了。同时我当然有信给你，不能怎样的密，因为我在行旅时怕不能多写，但我答应选我一路感到的一部分真纯思想给你，总叫你得到了我的消息，至少暂时可以不感觉寂寞。好不好，曼？关于游历方面我已经答应做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大概我是到眼事物总有报告，使我这里的朋友都能分沾我经验的利益。

顶要紧是你得拉紧你自己，别让不健康的引诱摇动你，别让消极的意念过分压迫你。你要知道我们一辈子果然能一个人的真相知真了解，我们的牺牲与苦恼与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费的了！

摩 二月四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小曼：

这实在是太惨了，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滴泪。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怎禁得不咬牙切齿的恨，肝胆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惨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惨酷的报应。无论折断一枝花，尚且是残忍的行为，何况这生生的糟蹋一个最美最纯洁最可爱的灵魂。真是太难了。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你便有翅膀也难飞。咳，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许在内，不但不动怜惜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好像他们都挂着谗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糕哪。咳！这简直的不能想。实有的与想

像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但我爱，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曾想到过，更有谁有胆量来写？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Jude the Obscure》吧。那书里的女子Sue，你一定很可同情她。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那一天！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不明白也算了，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两脚，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有资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的，我绝对的替她辩护。我敢说如其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好的，就是□一个。

现在更进一层了，你听着这分别。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来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我不应得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看着你。我站在你的正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靈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不错，勇敢，胆量，怕什么？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没有也得叫他有一个。灵魂有时可以到发黑暗的地狱

里去游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真想望，实现了你的梦，来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创造一切的价值，往前走吧！再也不必迟疑。

你要告诉我什么？尽量的告诉我。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对着和暖的阳光，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你要我的安慰，你当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即使命运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你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已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你再不能轻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尽职也有个道理。灵魂是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总之一句话，时候已经到了，你得……

你的心肠太软，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的含糊了。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要不然……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永别她的儿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且不忙，慢慢的来。不必悲观，不必厌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

以后信，你得好好的收藏起，将来或许有用。——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但暂时切不可泄漏。切切！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龙龙：

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我的小龙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龙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你吃现鲜鲜的苦是真的，叫我怨谁去？离别当然是你今晚纵酒的大原因：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害你吃成这样，但转想你的苦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假如今晚你不喝酒，我到了相当的时刻，得硬着头皮对你说再会，那时你就会舒服了吗？再回头受逼迫的时候就会比醉酒的病苦强吗？咳！你自己说的对，顶好是醉死了完事。不死也得醉，醉了多少可以自由发泄，不比死闷在心窝里好吗？所以我一想到你横竖是吃苦，我的心就硬了。我只恨你不该留这许多人一起喝，这一人多就糟；要是单是你与我对喝，那时要醉就同醉，要死也死在我们热烈情焰上；醉也是一体，死也是一体；要哭让眼泪和成一起，要心跳让你我的胸膛贴紧在一起；这不是在极苦里实现了我们想望的极乐，从醉的大门走进了大解脱的境界；只要我们的魂灵转成了一体，这不就满足了我们最高的想望？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我好恨呀，这一层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边，我是完全准备好了的，我知道我的龙儿的心坎儿只嚷着：“我冷呀，我要他的热胸膛偎着我；我痛

呀，我要我的他搂着我；我倦呀，我要在他的手臂内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与舒服！”——但是实际上只能在旁边站着看，我稍微的一帮助，就受人干涉；意思说：“不劳费心，这不关你的事，请你早去休息吧，她不用你管。”哼，你不用我管！我这难受，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方才你接连了叫着：“我不是醉，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你那话一声，像是钢铁锥子刺着我的心；愤、慨、恨、急的各种情绪就像潮水似的涌上了胸头。那时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勇气像天一般的高，只要你一句话出口，什么事我都干！为你，我抛弃了一切只是本分；为你，我还顾得什么性命与名誉？——真的，假如你方才说出了一半句着边际着颜色的话，此刻你我的命运早已变定了方向都难说哩！你多灵呀，我醉后的小龙！你那惨白的颜色与静定的眉目使我想像起你最后解脱时的形容，使我觉着一种逼迫赞美与崇拜的激震，使我觉着一种美满的和谐。——龙，我的至爱，将来你永决尘俗的俄顷，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你最后的呼吸一定得明白报告这世间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龙呀，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儿”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旋转着，永久的缠绕着。真的，龙龙！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咳！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药在近旁。此时你我竟许早已在极乐世界了。说也怪，我真的不沾恋这形式的生命；我只求一个同伴，有了同伴我就情愿欣欣的瞑目。龙龙，你不是已经答应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吗？我再不能放松你；你是我的，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诗，完全是我的，一个个细胞都是我的。——你要说半个不字叫天雷打死我完事！我在十几个钟头内就走了，丢开你走了，你怨我忍心不是？我也自认我这回不得不硬一硬心肠，你也明白我这回去